

“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毛泽东



我省抗联老区分布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统计，全省有132个县(市、区)，其中有老区的市、县(市、区)108个。另外有8个林业局、12个街道办事处、12个林场(所)和1个良种场。被国家和省认定为革命老区的市、县(市、区)66个，在66个老区中有4个地市级、50个县(市)、11个区和1个风景区。

西征·记忆

张传福率部突围英勇牺牲

□本报记者 刘剑

1938年8月23日，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二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北满抗联第二批西征部队中的一支行至汤原黑河西沟岔口宿营时，突然遭到百余名日伪军袭击。

张传福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但他忍着伤痛坚持指挥，经过激烈的枪战，部队终于冲出重围，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但在第二天夜里，张传福因伤势严重，失血过多而牺牲，时年36岁。

张传福是在夏云阶太平川起事后第一批遭家纾难、投身抗日的著名人物。张家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家业越来越殷实，全家37口人，有房15间，地百来晌，有车有马，特别是张家粉坊在太平川一带远近皆知。后来，他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他作战英勇，战功赫赫，多次沉重地打击敌人，给日伪军造成极大的震慑，堪称是抗日联军中的一位勇将。他是六军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是军事骨干，他的牺牲是六军巨大损失。

魏长魁宁死保护党的文件

□本报记者 刘剑

1938年6月，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率领西征的队伍行至通河苇子沟时，突然遭到大队敌人的袭击。

魏长魁带领组织突围，因走在最后照顾两名体弱的战士，不幸被敌人子弹射中，身负重伤，不能行走，导致与部队失散。之后，他独自一人顽强向前爬行了数里山路，终于没有逃脱敌人的追捕。马上被敌人追上之时，魏长魁的英勇之举足以证明他当时想到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以党和其他战友的安危为重：他将携带在身上的文件迅速焚烧销毁，后自刎而死。他的牺牲，一样的壮烈。

1906年，魏长魁出生于山东德平，早年到大连谋生，是我党在东北发展的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西征开始后，北满抗联牺牲的第一位重要领导人。

常有钧惨遭叛徒暗杀

□本报记者 刘剑

1938年6月底，郭铁坚、常有钧率部继续西上的过程中，敌人似乎已经觉察这支部队的意图，不断在他们面前设置伏兵，因此这批西征队伍是在频繁的战斗中渡过呼兰河，到达庆城九道岗，却再遭敌人重兵包围。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常有钧和郭铁坚失去联系。

后来，常有钧率三军三师八团、六军二师十二团、九军二师五团北上通北、龙门，开辟新区。10月初，这支队伍行进至通北柳毛河东岸一撮毛，六军二师参谋长韩铁汉、副官李英臣煽动叛变，将常有钧暗杀，并带着12个人和一挺机枪叛逃。

常有钧的牺牲使北满抗联队伍又失去一员虎将。此后，这支队伍只剩下三军三师八团的数十人，由团长姜福荣率领，独立在通北一带坚持游击活动。

核心提示

1936年，日寇对东北地区策划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这给抗日联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38年日寇制造了“三·一五”事件，实行大检举，导致众多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被捕，惨遭杀害，使下江地区党的活动几近瘫痪。1938年以后，日寇对三江地区的讨伐更加频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抗联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部队分三批从萝北、依兰等地出发，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的黑嫩平原进行远征。1938年下半年开始，远征部队穿越大片密林沼泽，翻越崇山峻岭，并不断冲破敌军的堵截和封锁，经过千难万险在同年秋冬先后到达海伦一带，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胜利会师。艰苦的西征彻底粉碎了敌人想将抗联“聚而歼之”的图谋，保存了部队的主力，为开展黑嫩平原抗日游击战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样的远征不止1938年一次，早从1936年，北满抗联为开辟新根据地就开始陆续远征，之后包括吉东和南满的抗联也进行了同样艰苦的远征壮举。

悲壮西征 雄关漫道真如铁

□本报记者 刘剑

“悲壮西征”一词，是报道团在采访中听到的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抗联专家也向记者讲述了不少关于“北满抗联在1938年为防止敌人的围剿而进行的难以想象却奇迹般完成了艰苦西征”的经历。

汤原县委党史办主任邹志光告诉记者：“1938年下半年开始的西征，是抗联历史上悲壮的一页，那是难以形容的伟大和艰苦卓绝，是不屈的中华民族抵御外敌英勇、顽强的写照。”记者根据几位专家的详尽介绍和大量史实材料，还原了艰苦、悲壮的北满抗联三批队伍的西征过程。

出师不利

痛失两员战将多名战士

1938年6月，首批西征部队由抗联第三军政保师和第九军二师共抽调15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7月，部队从依兰出发，经沙河子渡到松花江，在通河县小古洞筹集了给养，沿庆城、铁力县山边北进。当部队行至通河苇子沟时，遭敌袭击，魏长魁带队突围，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终没有逃过敌人的追捕，英勇牺牲。

之后，部队在常有钧、郭铁坚率领下继续前进。行至庆城县九道岗时被包围。突围时，常有钧和郭铁坚失掉联系。常有钧率政保师及第九军二师四团部分战士经过长途行军，艰难跋涉，于九月下旬到达海伦县与第三军六师张光迪部队会合。而后他受命继续北上通北、龙门，开辟新区，队伍行进至通北柳毛河一带时，六军二师参谋长和副官动摇叛变，将常有钧杀害后叛逃。这使抗联再失一员战将。

郭铁坚所率的60多名战士，在经过绥化县张家湾河附近时，因河水暴涨被困在山中，20多天断绝粮食，靠树皮野菜充饥，许多战士饿昏病倒。洪水消退后，部队来到绥化东部农家烧锅屯，受到抗日群众张大嫂的支援，她将自家即将成熟的两亩玉米，全部送给战士，部队才得以脱离险境，当队伍到达通北林区，全



6月30日，报道团记者在黑金河战斗旧址采访。

本报记者 万冲摄

队仅剩20多人。

克服天灾“敌祸”

长途跋涉胜利会师

1938年7月，第二批西征部队开始西征，分两支队伍进行。一支由抗联第六军军部教导队一部、六军二师十一团等共20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二师师长张传福。另一支由三军三师、六军三师八团等共30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

1938年8月上旬，抗联第六军西征部队从萝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8月28日部队在汤原县黑河西沟岔口宿营时，遭百余名日伪军袭击，经激战突围，二师师长张传福壮烈牺牲，马匹大部散失，给养被敌人夺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冯治纲没有灰心，带领战士

破雪开路，总之走不了多远就会感到精疲力竭。

接着说“衣”，在这样的密林中跋涉最累的莫过于衣服和鞋。出发时战士们的棉衣就不够穿，加上穿行林海，很多人的棉衣已经被刮得破烂不堪，棉衣多半变成了毛衣。脚上的靴子和胶鞋没多久就裹不住脚了，很多战士磨破了鞋露出了脚眼，脚眼很快就被冻伤、冻裂、发炎、化脓，直到露出脚后跟的骨头，疼痛钻心，只能忍着脚咬牙前行。老人回忆当时有接近一半的人都拐拐前进。

再说“住”，寒冬行军中的露营就是噩梦，整个西征路上战士们住的都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篝火露营地筑墙。火大生风，篝火熊熊，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下，胸前的大火能把人烤焦，而背后的寒风又把人人冻僵。夜晚宿营，有的战士因烤火，火星点燃衣物或是弹药而牺牲；有的变成永远醒不过来的冰人；有的因为极度饥饿、疲劳和寒冷而一头扎进火堆……幸运活下来的战士几乎都有冻伤，严重的冻掉了手脚，场面惨苦。“食”是人生存的前提，而食物给养却因敌人的封锁围剿变成了一种奢望，西征开始几天后部队就断了炊。战士们只能开始吃马，先吃冻死、累死、饿死的马，然后是忍痛杀活马，马被吃完了，皮和骨头一直留着，一遍一遍煮，再后来吃松子、橡子、树皮、鞣酸，将其切碎、浸泡，加上用木灰淋出来的木碱水，再加水煮成糊状食用。

严寒西征中的衣食住行



抗联将士远征。本报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剑

抗联老战士产连峰参加这次西征的时候只有16岁，他对这段经历记忆尤为深刻。老人曾回忆说：“这次西征路线并不复杂，路程充其量不过千余里，但着实是一条充满艰险和死亡之路。”

老人分别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再现了

战士们的艰苦卓绝。先说“行”，战士们盘根错节的原始森林中进行，十步当一步走。这里人迹罕见，山上深沟乱石，倒木葛藤，极难穿行，很多地方人马上不能过，下不能钻，只能绕远弯曲前进。山下沟塘沼泽，覆盖厚厚的积雪，便成了一道道致命陷阱。齐膝的积雪再常见不过，齐腰的积雪一样不少见，战士们每迈出一小步，或披荆斩棘，或试探摸索，或

战士们才逐渐恢复体力。之后金策考虑到，大部队行军目标明显，且步骑混杂，机动能力差，于是决定兵分两路。侯启刚率领骑兵部队沿铁路、庆城方向进军。金策、王明贵率步兵绕道老钱相向海伦、通北方向挺进。两支部队分别穿过小兴安岭密林，一个多月后，于10月上旬相继到达通北林区与首批西征部队会合。

兴安林海战严寒

“露营之歌”展磅礴

第二批西征部队出发后，总指挥李兆麟开始组织第三批部队西征。9月，他率领六军教导队从萝北出发，南渡松花江，经富锦到达宝清，与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会合。李兆麟向新任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传达了省委决定，要他和徐光海两人留在下江，坚持斗争。

10月10日，李兆麟和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会合，决定亲率队伍出征。11月初，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在富锦集结。因日伪军沿松花江组成封锁线，部队选择夜晚踏冰渡江。11月中旬部队到达汤原东部一处幸存下来的密营。寒冷的天气，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不解决冬装队伍无法前进。李兆麟派出一支小队，奔袭鹤立，缴获了一批棉花、棉布和麻线，分给战士们自己做棉衣。三天之后，这些大多没摸过针线的战士居然都为自己做好了棉衣，继续踏上向西的征途。此时小兴安岭早已朔风怒号，大雪纷飞，冰冻三尺，战士们零零落落被冻成“冰人”，在断根的日子，战士们用雪水煮橡子、树皮和牛皮鞣充饥。

在这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李兆麟带领抗联战士一直保持昂扬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著名的《露营之歌》正诞生于此，歌中“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是西征严寒行军的真实写照。12月29日，第三批西征队伍终于穿越了小兴安岭的千里林海，到达八道林子，与先期到达的部队会合。至此，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领导下的三、六、九和十一军主力，摆脱了日寇的围追堵截，突破了人类生存的极限，战胜了千难万险，终于完成西征。抗联战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我军历史上一段伟大的篇章。

酷暑西征中的千难万险

□本报记者 刘剑

抗联老战士王钧参加了这次西征，记者根据老人曾经的回忆，再现了当年艰苦西征的真实场景。

1938年8月，西征队伍除了要跳出日伪军的包围圈，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顽强的斗争。抗联战士一路上穿密林、过草甸，风吹、雨淋、蚊虫叮咬、挨饿、沼泽、溃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翻叫战士们挠头的就是“飘风甸子”和“红眼蛤塘”。“飘风甸子”表面上长满青草，底下是烂泥塘，人踩上去颤颤悠悠的，稍不留神踩重了一些，就会陷进去，幸运的被拉上来的也是个泥人。“红眼蛤塘”也称塔甸子，里面都是红色的像铁锈一样的水，杂草一团一团，走路要在草团上跳，稍一偏就滑到水里，天数一天，脚就烂了，而且肿得厉害，让风吹干后，皮肤紧缩，脚往地上一踩，立刻裂出许多小蚂蚱口子，往外渗血。老人说：“同志们都很乐观、坚强，拄着拐棍一瘸一拐的人不少，但大家都不叫苦叫累，精神依然饱满。饥饿也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最初每个同志仅有一碗米，想走一个月，经过小兴安岭的数重山，难度可想而知。大家互相依靠、互相激励，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八道林子。”

记者手记

举世罕见的艰苦卓绝

□刘剑

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抗联将士为了避开日寇的围剿而进行西征，深深地震撼着报道团的每个成员。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令人惊叹不已，那都是在一次次挑战人类的极限。笔者感到，几乎没有语言能贴切地形容它的悲壮和艰辛，更没有语言能准确地表达战士们究竟有多么伟大。

采访前后，笔者阅读了大量关于抗联西征的史料，每每想提笔开始表达心中的震撼和悲痛，却又因感动而被深深吸引，迟迟抬不动笔，这种阅读根本停不下来，记者不想错过关于西征每一个撼动人心的细

节，那种超强忍耐、那种艰苦卓绝，着实感人肺腑。记者体会，似乎这种感动唯独只有通过痛哭来缅怀先烈，情感方可得到真正的宣泄和释放。

真的不忍再看见西征途中战士的衣食住行，似乎每一次讲述或是了解都是钻心的痛苦，可只有通过深知和铭记，才会让这份民族精神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升华。酷暑西征中，大批战士脚溃烂、蚊虫咬、病死、饿死。严寒西征的战士则显得更为惨烈，极寒导致冻伤坏死、手脚冻掉、冻成“冰人”，还有在烤火的时候烧焦……这种折磨与献身，总让人感到是一种不能承受之痛。西征将士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样保留了抗

日的火种。艰苦的西征彻底粉碎了敌人狠毒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联的主力，为开展下一步黑嫩平原的游击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征中，战士们不是为了自己生，而是为保留更多的抗日力量，他们都在顽强地活着。缺衣、少粮、无药的情况下战鬼子、斗严寒、斩荆棘、穿林海，战士们饿得杀战马，吃尽了皮骨，最后煮鞣靴，啃树皮、嚼草根。人困却不能长睡，最多一个小时，还得分几段睡，否则将长眠不起。有老战士激动地回忆说，“一路上，胖的瘦了，瘦的病了，病的死了。深山的白雪不知埋葬了多少好同志。”挑战生命极限的同时，让人叹

服的是抗联战士永葆的革命士气与豪情。条件如此艰苦，战士们却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宿营的时候，你拉我唱，歌声此起彼伏，大家没有因为伤痛和恶劣的环境而愁眉不展。著名的《露营之歌》就是在此时创作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正是严寒中西征的真实写照。整个西征，宝贵的抗联精神得到淋漓尽致体现，战士们表现出了困顿求生、绝境无畏、绝境赴死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展现出愈挫愈坚、宁折不弯、坚忍不拔的顽强奋斗精神。

翻阅西征的材料，可谓字字艰辛，句句悲壮，让读者触目而惊心，临文而泪下。笔者在采访本上记录下这样一段话，向西征路上的抗联烈士致敬——“抗联战士们以举世所罕见的艰苦卓绝铸就的光荣和悲壮，会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光辉史册。”